

梨花

YILU LIHUA

彭荆风短篇小说精选

彭荆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梨花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梨花

YILU LIHUA

彭荆风短篇小说精选

彭荆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驿路梨花 / 彭荆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2-07396-8

I. ①驿… II. ①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6440号

责任编辑: 王绍来 汪 涛

装帧设计: 汪 涛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驿路梨花

作 者 彭荆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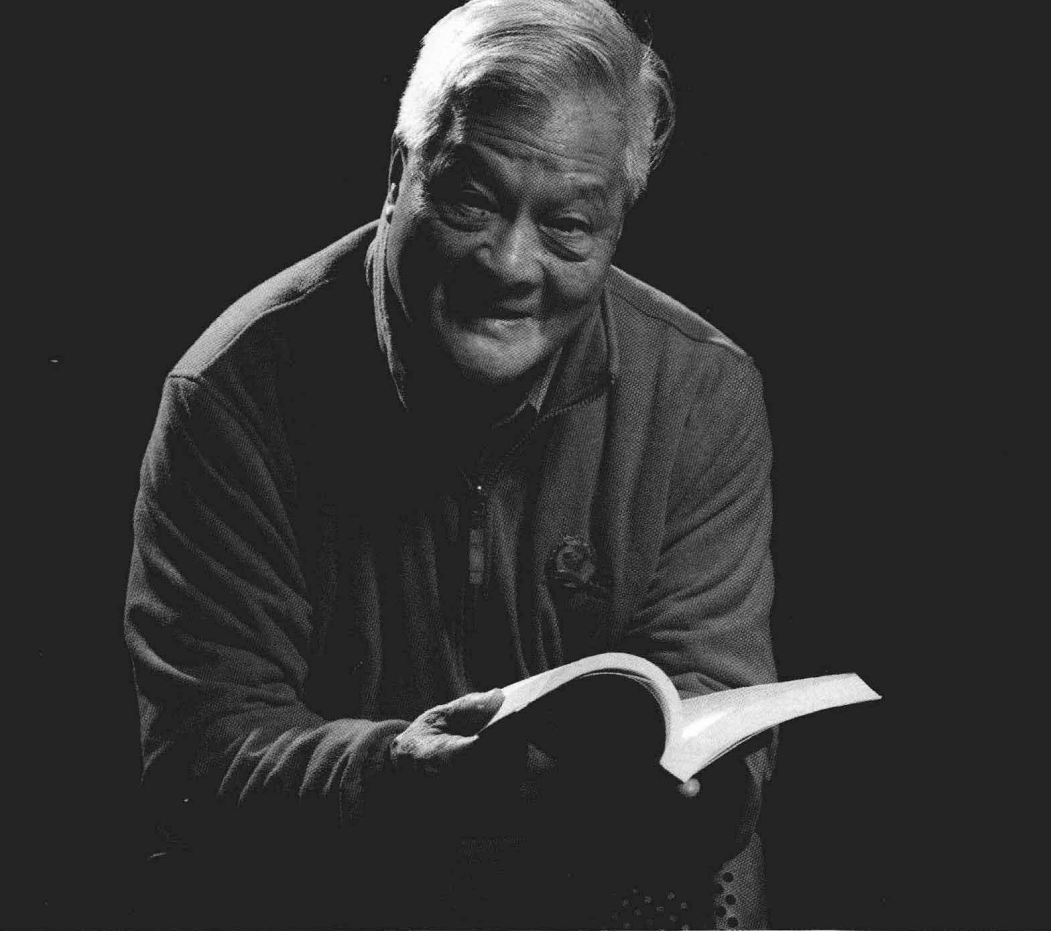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396-8

定 价 27.00元



彭荆风，1929年出生，江西萍乡市人，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昆明军区创作员、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0年初随军进入云南后，60余年来足迹遍及云贵高原，作品具有浓郁的边地特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和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以及《边寨烽火》等作品享誉文坛，是西南地区军事文学的开拓者之一。

1977年重返文坛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驿路梨花》构思奇

特，如诗如画，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后，更成为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喜欢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出版文学作品23部。有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师长在向士兵敬礼》、《绿月亮》、《伴随白花蛇》、《孤城日落》，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传将军》，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解放大西南》，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绿色的网》、《巫山一段云》、《红指甲》，中篇小说集《蛮帅部落的后代》、《爱与恨的边界》、《雾茫茫》、《秋雨》、《云里雾里》、《红指甲的女人》，散文集《泸沽湖水色》、《九月衣裳》，文学评论集《彭荆风谈文学》。

1985年拍摄电影一部《绿色的网》。

多次获得全国全军奖；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1980年获全国第二届（1954—1979）少年儿童文学三等奖。

短篇小说《红指甲》获首届（1977—1987）金盾奖。

报告文学《覆盖再覆盖》获1987年全军“当代军人风貌”奖。

《今夜月色好》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2007年获云南省文学艺术一等奖。

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目录

- 驿路梨花 / 001
牛岔街 / 009
橄榄 / 022
将军 / 032
儿子在远方 / 035
旅途风尘 / 045
今夜月色好 / 054
小站停车三分钟 / 068
熊的寻根 / 074
围困 / 083
豆腐 / 089
错位 / 099
蚂蚱 / 107
紫米 / 123
潮湿的坟堆 / 139
冠盖如云 / 152
雷的回答 / 167
杏花如雪 / 183
蛇 / 192
骨灰 / 204
赛虎 / 215
羊司令 / 232
当兵 / 242

后记 / 250

驿路梨花

山，好大的山呵！起伏的苍青色群山一座挨一座，像大海的波涛你推我挤，延伸到遥远的天尽头，消失在那迷茫的薄暮中了。

这么陡峭的高山，这么稠密的树林，走了一天，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看着黄昏阴沉地张开那黑绒般的口袋，把夕阳的金色余晖一点点收起，我们有点着急了，今夜若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只有在这莽野深山中露宿；何况人已经走得很疲累了，我只觉得两条腿又酸又木，好像要从身体上断开一样……

我的同伴老余是在边地生活过多年的人，走山路比我有经验、脚上也有劲。他在前边走着、走着，突然高兴地叫了起来：“看！梨花。”

眼前一片白茫茫，白色的梨花像飞扬的雪片一样撒满了高矮的枝头，好整齐的一片梨树林呵！

老余用有经验的口吻告诉我：“看这梨花开得多丰满、漂亮，枝丫修剪得多么好。有这样好的梨树林，前边不远也就会有人家。”

那真是太好了。温暖的火塘、滚热的饮食，对于我们走远

路的人来说，是多诱人呀！我恍惚看到了火，闻到了米饭的香味，觉得身上有了热力，腿上也有了劲……

一弯新月升起了，我们借助这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也把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拂落在我们身上。

老余兴冲冲地迈开步子跑在了最前头。突然，他又用欢快的声音喊了起来：“快来，有人家了！”

我跟着他跑出了梨树林。

一座孤独的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出现了。屋里黑漆漆的，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我们迟疑地站住了，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

“老乡！大哥！”我们乱喊了一阵，屋内还是静悄悄地没有人出来。

老余打着电筒过去，才发现门是从外反扣着，白木门板上有黑炭写的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请进！”

真有意思！我们推开门进去，但火塘里的灰是冷的，显然，好多天没人住过了。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干净稻草，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我尝了口，水很清凉，又不像放了好多天的污水。

这屋内的一切，可把我们搞糊涂了，但，走累了也管不了这些，就放下东西决定在这里过夜。

老余用电筒在屋内上上下下扫射了一圈，又发现墙上写着几个粗大的字：“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盐巴，有辣子……”

我们大笑了起来，这是哪位“神仙”的洞府？大概是“未卜先知”算准了我们要经过这里，诚心招待我们吧？那就不客气了。我们搬来了干柴；烧起了火，煮了一锅饭。温暖的火、

喷香的米饭和滚烫的洗脚水，把曾在黄昏前后沉重折磨过我们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我们舒畅地躺在那软软的干草铺上，对这小茅屋的主人真是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和老余商量，明天临走前要给这没有见面的主人砍点柴、扛满水、留下粮票菜金，再写一封感谢的信。但是，没有见到这好客的主人，当面对声说道谢，总是一件憾事。我问老余：“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

“我想，可能是位守山护林的老人，他一心为公，很关心群众……”

“是吗？”我又相信，又怀疑。

“要相信我，我是料事如……”

正说着，门突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手里提了杆明火枪，肩上扛了一小袋米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乐呵呵地笑着：“嗨！你们先来了。”

主人回来了。我们急忙一翻身爬起来。老余得意地向我眨眨眼睛：“怎么，我没有猜错吧！”

我真佩服老余“料事如神”，可是这时候，我也没时间恭维他，我得先感激好客的主人要紧。哪晓得老余比我动作还要快，扑上去一把抓住老人的手握了又握，把准备写在感谢信上的话全都“哗哗啦啦”倒了出来：“大爹，真感谢你……”

我也很激动，当然不甘落后，也凑上去一句接一句帮腔。我们两个人抢着说感谢的话，就像两串欢乐的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次想说话也插不上嘴。我们怕他会因为客气，打断我们这些感激的话，也就说得更快更响。根本不想让他有回答的余地；心情激动的时候，不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完可难受呵！

可是这老人却越听越皱眉头，脸上都快皱成一张网了。为了制止我们说个没完，突然，他亮开嗓门用比我们还高几倍的声音，洪钟似的朝我们大吼着：“感谢！我也感谢你们！”

“什么？”我们一下愣住了。说实在的，从来还没见过主人这样致“答辞”的呢！

我们不作声了。老人才笑呵呵地说：“好同志，你们看错人了，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的人呢！”

这可叫我们傻了眼。“料事如神”的老余比我还狼狈，那张脸在火塘的亮光下红得像个烧盘，有点恼羞成怒：“你不是主人？唉！你该早说嘛！”

老人叹了口气：“唉！我还没进门，你们俩就像火烧干茅竹一样劈劈啪啪响个没完，轮得上我说话吗？”

他这样一说，把我们也引得大笑了起来。

我们抱歉地把老人请到火塘前坐下，看他也是又累又饿，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

老人诙谐地笑了笑：“多谢、多谢！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

对他这个“谢”，我们可不感兴趣，我们很想搞清楚，究竟谁是这小茅屋的主人？

看来老人是个很有窜山走林经验的人，不填饱肚子，他不多说话。他低着头大口嚼着米饭，不看我们，也不理会我们的问话。等到把饭吃完了，他才笑着燃起一袋旱烟，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了。”

“主人家是谁？”

“不晓得。”

“粮食交给谁呢？”

“挂在屋梁上。”

天哪！我真给搞胡涂了。苦笑着说：“老人家，你真会开玩笑。”

老人却很严肃，“你们不要急嘛！听我说清楚，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悠闲地吐了几个烟圈，才慢慢说了起来。

“我是红河边上山岩的瑶家，平常爱打个猎。这一带路远地形又不熟，也很少来。上个月，我追踪一条麂子，在老林里东转西绕迷失了方向，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上来了。那时候，人走累了，干粮也吃完了，真想找个寨子歇歇。偏偏这一带没个人家。我正想爬上大树去过夜，突然看到了这片梨花林。梨花的清香把我引到了这小屋。更妙的是这屋里有柴、有米、有水，就是没有主人家……”

“和今晚上一样。”我说。

“不完全一样。今晚上还有你们先来给我烧火做饭。”

我们想起刚才那盲目的激动劲，又相互笑了起来。

“我从晚上等到第二天早上也不见主人来。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办个手续说清楚还行？给别人知道了，那会败坏了我们瑶家的名声。我急着赶路，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插了根羽毛在梁上。告诉主人，有个瑶家人来打扰了，二天再来道谢。”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你们看，那东西还在梁上呢！”

一根白羽毛钉在红布上，红底白图案怪好看的。

瑶家老人又继续说下去：“回去后，我惦记着该怎样偿还，该怎样道谢。到处打听这小茅屋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了一个大概。原来这是对门山头上哈尼

寨的一个名叫梨花的小姑娘常来这里砍柴、背水、打扫房子。这小姑娘真好，她说：“这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

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水、柴、干草，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字“请进……”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多美，多纯洁的梨花啊！

瑶族猎人又说：“赶马人还告诉我：过路人受了照料，有的是不知怎么谢，有的是四处打听，总要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给后来人方便；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回来了。明天，我还要去哈尼寨找找这小梨花……”

我明白了一些，不过还没有完全明白，老人还没有告诉我：这小茅屋是怎么盖起来的？小梨花为什么要从对门山头跑到这里来照料过路人？……但再怎么问，老人也说不清楚了。

这天夜里，尽管外边风很大，很冷，我们却睡得十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个清秀的、身着红、兰、黄格子花边长衫的哈尼小姑娘在白色的梨花丛中跳舞、唱歌……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墙上补些泥，把房屋前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一个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

我们正劳动着，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花也似的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摸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眉毛和一对黑得晶莹的大眼睛，显得又美丽又聪明。

我以为还在昨夜的梦境中呢！我认真看了一下周围，阳光灿烂地照在梨树林上，光彩夺目。这确实是白天呢！

领头的哈尼小姑娘走到我们面前，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笑

着对我说：“昨天晚上，我见这边有亮光，猜想有人在这边过夜……”

“她一定是梨花！”我想，“道谢的话该说给她了。”

哪晓得瑶族老人也是个“老激动”，他使出追捕麂子的身段矫健地一下闪到了我们前边，像对待一位尊敬的成年人似的，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群小雀似的蹦跳开了，接着就嘻嘻哈哈地大笑了起来，说：“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么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

老人没有笑，神情很严肃地对着那个十四五岁的哈尼姑娘说：“小姑娘，多谢你盖了这间草房，又给我们准备了……”

小姑娘红着脸听着，等老人和我们唠叨够了，才欢快地说：“你们还不晓得吗？这房子是解放军同志盖的……”

“啊？”我们又傻了眼。

小姑娘们见我这憨态，又一窝蜂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们真不好意思，只能呐呐地问：“是、是哪个部队的解放军？”

她摇了摇头：“我也不晓得。盖房子的时候我还小呢！听我姐姐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这里虽然山高林密不是交通要道，但隔个十天、半月还是有一两起人从这里路过。有一天，一队解放军护送一队马帮从这里过，也是和你们一样无法赶到前边寨子，只好在梨树林里过夜。半夜里又刮风又下雨，把他们淋得真够受了。可是，解放军同志多好啊！他们说，‘这条路这么长，该在这里盖间小屋让过路人避风躲雨过夜’。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那时候，我姐姐还小，也只有我这么大，刚好过这边山来拣蕈子。她好奇地站在旁边瞧够了，又问他们：‘大军同志，你们要在这里长住’？大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我姐姐不懂，只会

傻笑，也有点笑那些解放军‘傻’，但又觉得这些解放军心真好。就问：‘你们是哪个教的？’解放军同志笑着送了我姐姐一本画册，说：‘小姑娘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我姐姐拿过来一看，才知道这是本雷锋事迹画册。她很感动，也很受教育。看到这小茅屋盖起来后没人照管，常会被风吹歪，雨打坏，就利用砍柴、拾草子、找草药的机会，来收拾这小茅屋，扛几筒水，放点柴，放一些大米或包谷……”

说了半天，我们才明白：她还不是梨花。我问：“你姐姐呢？”

“前几年嫁到山那边去了。姐姐出嫁前对我说，‘小妹，我要走了，有件事叫我放心不下，这小茅屋以后叫哪个来收拾呢？’我平常就受姐姐的影响，常跟着他来照料小茅屋，就说：‘姐姐，我接你的班吧！’大队的支书也支持我们，他说：‘好事要大家做，一棵小梨树容易被风雨折断，一片梨树林才能互相支撑成长，你就多邀约几个小姑娘一起来照管这小茅屋吧！……’”

呵！我们才明白了！

这天早上，我们和这些哈尼小姑娘一起，把修理茅屋的事做得很认真。我们都感到这不仅是修葺一座小茅屋，而是在建设一座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厦。

我们望着这不平凡的小茅屋，这群充满了朝气的哈尼小姑娘，以及那雪白的梨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一位诗人美丽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

1977年5月于昆明

（刊载于1977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牛岔街

哀牢山蜿蜒向东，在那号称八百里原始老林的边沿上，有个小小的市集，这就是牛岔街了。

红河以南有许多市集，可是，像这个设在高山顶上，朝夕可以看到太阳和月亮从脚下升起，山顶终年被云雾笼罩住的市集，还是很少的呢！

市集不算大，最多时也不过五六百人，但，却很繁荣！来这里赶街的有擅长打猎的瑶族人、会种梯田的哈尼族人、穿着鲜艳花裙子的苗家妇女，山底下坝子里的汉族人、傣族人也常常不辞辛苦地爬上几十里山路，来这个市集上求购山区特有的珍贵药材和野味……

市集旁边那绿树环绕的小山包上就是边防军营房，逢街天也恰好是星期日，这一天，连队总要多烧一点开水，准备一点烟草，招待那些赶完了街后来营房聊天的人们。

十年如一日，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了，来营房聊天的人们，喝完了一碗茶、吸完了一杆烟后，总爱在闲聊中间一问：“老连长什么时候回来呀？”

新入伍的战士也许搞不清楚是哪一个老连长。这十年，连队换过好几位连长了，一时间是很难回答出来的。这时，问

话的人就会略带不满地说道：“还会有哪个老连长，就是尚法嘛！”

遇见嘴快的年轻战士，有时也会回答这些赶街的人：“老连长不会回来了。”

问话的瑶族人或哈尼族人，就会显得很生气地说道：“你这同志，真是乱说，牛岔街这样热闹了，他怎么能不回来看看，你知道这街子是怎么兴起的么？”

这牛岔街的兴起，说来话长呢！

那是1950年秋天的事了，老连长尚法和他的连队首先进驻到了这当年还是一片荒凉的山冈上，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在这里的上空。人家叫尚法同志是老连长，实际上他并不老，只有三十多岁，他打起仗来虽然像只猛虎，在平时却对人又亲切、又慈祥，加以他在这个连队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地、亲昵地叫他老连长。

那一年，是个多雨的秋天，哀牢山的气候像严冬一样寒冷，山洪使原来是清澈、碧绿的大小溪流都翻滚起了红色的浊浪，冲断了山区与内地的一切交通，老连长他们这个连队只好单独地扼守住牛岔岭这块重地，继续对藏匿在原始森林中的散匪进行搜剿。平常，他们也常常分散到那些深山野谷中的少数民族村寨去为群众做些好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那很短的时间内，这一带的人民都知道了这是一支很好，很好的队伍。

一天黄昏，雨下得很大，虽然还只有六点多钟，那低压的云层和密集的雨点使远近山峦都变成灰暗的颜色，使这高山的夜提早来临了。

老连长和战士们刚执行任务回来，正在茅草棚里烤湿衣